

# 花好 ★ 月圆

李亚

著



# 花好月圆

李亚◎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花好月圆/李亚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 11

ISBN 978-7-5404-8407-1

I. ①花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93425号



HUAHAO-YUEYUAN

花好月圆

李亚 著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版次: 201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9 mm×1194 mm 1/32

印张: 21

字数: 565千字

印数: 1-30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407-1

定价: 56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# 第一章

咳，啊咳。我这老不死的，动不动，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是的，人活到这个岁数，活成了一根琉璃棒棒，别说一阵子咳嗽，就是说话间一个高腔，咔吧一声，就过那边去了。不过，老侄儿，你放心，一时半会儿我还死不了。我活了一百多岁，领教过好多次了，一个高龄老人想死掉，谈何容易。有时候你想死，可是你死不了，你大娘那本《圣经》里不是有个万能的上帝嘛，他娘的这个孬孙，他不让你死，麻烦得很，弄得我都发愁了。所以嘛，老侄儿，我向你许诺，不讲完我的故事，我保证不死。等到故事讲完了，死不死到时候看情况再给上帝商量吧。咱们在开讲之前，我这里首先做个声明，关于我的一生，太琐碎了，就像个打烂的玻璃球，碎屑晶莹，遍地闪光，让人目眩，真叫我一时不知道这话儿从何说起才好，所以，我思谋再三，决定这样，我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吧。当然，你来帮我写回忆录，我也要满足你的要求，尽量按照时间顺序讲述，尽量讲得有些文采，尽量带些温暖的感情。哦，我今儿才知道，感情还是有温度的，算我又长见识了。咳咳，你们这些文化人，叫人敬仰，又高贵，又心细，身上没点灰星，而且学问没边没沿的，了不得。

今儿个是二月二，龙抬头，算是个好日子，就连院子里这棵石榴树，也比前几天泛青得多，好像马上就要冒嫩芽一般。老侄儿，你要帮我整理这个回忆录，咱爷俩也商量了好长时间了，我推三推四，单挑今儿个开始，也是有几分用意的，想当年，我离家出门，前往上海滩，选的就是这个日子，二月初二，咱们选在这一天开始说起，我能感觉到时光倒流，一下子又回到了从前，曾经的岁月，好像次第再来过一遍。哦，这个闪闪发光的東西，就是小帮助给你买的录音笔嘛，还带红绿灯的，我一说话，红灯就灭，绿灯就闪，我不说话，绿灯就灭，红灯就闪，不简单，科学技术高深莫测，所向披靡天下无敌。看来，你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充分的，也就是说，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嘛。

好，现在开始。

说起来你也知道，要演讲我这一辈子的故事，那得先说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方仪望。在咱们李庄，大人小孩都知道方仪望。这个大能人，老家是咱们亳州城里的，老早就去上海滩了。咱们李庄，虽然没有几个人见过他，但只要提起他来，不管是谁，那腔调，就像和他世交三代还不止嘛。而事实上，方仪望只是咱们家的一个拐弯亲戚，大体上还属于驴尾巴吊棒槌那种，因此，他从来没有来过咱们家，也不可能来咱们家，所以，当时咱们家对他的了解，基本上也是停留在传说的层面上。想必你也知道，在咱们李庄的传说中，方仪望十四五岁就离开亳州，到上海滩投奔一个远亲谋口饭吃。他这个远亲姓丰，叫啥名字，不是我想不起来，是已经失传了，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姓丰的，在上海滩开了一家钱庄，他把方仪望收留下来，在家里当个跑腿的佣人，在钱庄里也当个跑腿的伙计。方仪望在钱庄干了三年，因为能说会道，又精明能干，在十七八岁这一年，被他家亲戚提拔为跑街经理。那时候，在钱庄当个跑街经理是相当不容易的。钱庄规矩多，一个人进了钱庄讨生活，首先要经过三年的学徒期，天天干杂务，扫地，做饭，倒痰盂，擦水烟筒等等，每天都要低眉垂眼，一点差错不能出，三年后才可能上柜台当实习生。实习生要干多少年才能升为带班经理，或者跑街经

理，那就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了。方仪望当的这个跑街经理具体是干啥的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专门和银行、洋行以及商号打交道的，想方设法，花言巧语，说服人家，让人家把钱存在自己钱庄里生息。方仪望当跑街经理又是三年。经过这三年的历练，这个人虽说不上博闻广见，但八面玲珑是称得起的，他不仅交际广泛，还相与了不少出色的朋友，其中包括那个叫鲍德温的美国佬。这个美国佬原本是洋行大班，也相当于经理角色。在咱们李庄的传说中，这个鲍德温被称为“老包”，这些琐碎话头儿轶闻，你也是知道的。

老侄儿，我一百多岁了，谈论从前的一些情况，我还是了解的。就像，方仪望当跑街经理的那个年代，在上海滩，从事金融活动的中外银行钱庄，以及洋行之类的银钱行业，有一百四十多家。我咋知道这么清楚，为了演说我的回忆录，我也是做过很多功课的，说起来还要感谢你，虽然才是咱们淝河镇上的小小文化馆馆长，在这方面还是给我提供了大大方便的。还有小帮助，远在北京，但有份好工作，图书仓库的“库头”，惦记着大爷爷，源源不断，络绎不绝，给我寄来各种各样的书籍，有一次给我寄来一本《理想国》，我花了一个多月看了一遍，才发现“理想国”里没理想嘛。哦，就是，小帮助啥书都给我寄，这些年来，几间屋里，还有这么宽敞的院子里，到处都堆满了书本，你大娘真是没少抱怨嘛。哦，咱们不说这个。总之，我一百多岁的老人了，还能读几本书长点见识，那我要感谢你们父子两个。哦，不能跑题，咱们继续说上海滩。旧中国的上海滩嘛，做银钱生意的，家家都做着发大财的美梦，人人都想着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。遗憾的是，那时候上海滩的市场经济，既无规律，又无组织，人人都在投机取巧，个个都把市场当成赌场。好嘛，既然是赌场，那就会有输有赢。所以有的人赢得盆溢钵满，金山银海，十个脚指头镶金戴玉，更别说手指和牙齿。你们看电视，我以前也看电视，在反映旧上海洋行交易所之类的电视剧里，咱们经常看到一些人油头粉面，西装革履，坐在汽车里玩着手上的珠宝翡翠钻戒，一笑满嘴金牙，我可以作证，那不是艺术夸张，

不是故意搞怪，那些画面反映的都是基本事实。当然，发财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人输得血本无归，跳楼的跳楼，上吊的上吊，跳黄浦江的跳黄浦江。还有一些人输得失魂落魄，走到教堂墙角，往那儿一蹲，朝自己脑袋，啪，来上一枪。老侄儿，你是文化馆的馆长，让你们文化馆里那个，他娘的，叫啥名字嘛，哦，叫糖糕，你让他翻翻陈年的报纸，就可以看到当年上海滩那番凄惶景象。糖糕那孩子，上班也没个正经事，就知道天天玩手机。

咱们刚才说方仪望的好朋友，那个鲍德温，就是咱们李庄人言讲的“老包”，很不幸，他也是个输家，虽然还穿着裤子，但已经输得鞋袜都穿不起了。要说鲍德温到底是个美国佬，不过是个普通商人，既不具备西方前辈哲学家的思想，更没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修为，他不理解死掉也是人生的一种解脱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理解死亡的奥妙所在。说到这儿，我要恨这个美国佬一下子，多少年了，我想死都死不了，而他连死的念头都没有。这个鲍德温，身上有的只是美国佬不服输的固执劲头儿，所以他下决心返回美国，耍一耍如簧的巧舌，设法说服他所了解的几家财团，筹集资金以后，再来上海，以图东山再起。要说鲍德温这精神是可嘉的，勇气也是值得鼓励的，不巧的只是，他根本就没有返回美国的盘缠了。但是，人家鲍德温岂能屈服于这点小困难嘛，凭着在上海滩金融行业里朋友多，凭着对上海滩这个魍魉世界的极其熟悉，这个美国佬一肚皮强烈的自信，火焰一般，想象中的美好前景也激励着他，他就像个打足气的皮球，蹦蹦跳跳，到处借钱。他不借太多，只要两千美金，够他的船票和回到美国以后的活动经费就行了。但是，就像一个连帽子都输掉的赌徒，尽管他借钱时扬言，在下一盘的豪赌中将获大胜，并许诺十倍偿还借款，可是谁又愿意搭理他这个茬嘛。大家都在赌场里搞了这么多年，谁都不是白混的。咱们李庄老爷们儿都懂这个道理，这个美国佬居然不懂，叫人叹息。虽然两千美金在当前不算个啥，但在当年，那可是一个天大的数字。何况乎，鲍德温当时糊口都成问题了，平时他喜欢到霞飞路茹科夫餐



斤吃小牛肉饼，喝罗宋汤，现在不行了，连街边的汤包他都吃不起一个了，又是在旧时代上海滩那个市侩地方，他怎么可能借到两千美金嘛。鲍德温饿了两天，饿到发昏，这时候才忽然想起丰盛钱庄，有一个姓方的跑街经理，曾和他一起喝过几次咖啡，就在静安寺路上有名的沙利文咖啡馆喝的。当时，虽然方仪望已经当了三年跑街经理，但他所有的积蓄也不足五百美元。但是，看着这个美国佬赤着双脚，连鞋子都没得穿，竟还戴着礼帽，就觉得美国人了不起，都饿得两眼发花了，还这样讲究礼仪。又听完“老包”信誓旦旦的巨额回报，方仪望心里首先升出一丝同情，接着，赌徒的意念与豪赌一把的意气，也如同火焰一样，将这一缕同情化为灰烬，只剩下博他一博要发大财的妄想了。他瞒着姓丰的亲戚，账面上东挪西借，费了不少心眼儿，才凑够两千美金借给了鲍德温。

老侄儿，我这样讲行不行？

你说行，那咱们就这样讲下去。

哦，我说了这半天，你这个录音笔可能装下？

哈，八个小时都能装下啊。

看样子我真的老了，这些鬼玩意搞不懂了。

咱们接着说上海滩。

两年之后，鲍德温终于说动美国的三大财团，筹款成功，带着数千万美金和一支装满洋货的船队返回上海滩。一到码头，他根本顾不上安置自己的船队，便跳上东洋车直奔丰盛钱庄。那时候，还没有带轮胎的黄包车，只有东洋车，就是那种，车轮上也没有轮胎，只是用铁皮包了一圈，就是这样的人力车。据说这种车子是日本人发明的，所以又叫东洋车。没有轮胎，估计坐上去也不会舒服到哪儿去。日本人，是有这个小聪明的。鲍德温先生坐着这样的东洋车，一路上屁股颠成四五瓣子，方才到了丰盛钱庄，很遗憾，没看到人，那个借给他两千美金的跑街经理小方仔不在了。一问才知道，姓方的跑街经理因为违反钱庄规定，私自挪用客户存款，两年前就被开除了，早已不知去向，



兴许当时就跳了黄浦江，喂饱了几只鱼鳖虾蟹。鲍德温当下怅然可想而知。老侄儿，我拽句文的可以吧，我刚才就说了“怅然”这个词儿。好，你说好，你说我说啥都可以，那我就放开讲了，言语间万一带上魏晋风味，你也不要惊讶，且把我当作可谈之客，要是真的听不懂了，你摆手让我停下来，请教几句就是。哦，咱爷俩不客气了。咱们说那个“老包”闷闷不乐，寻故人不見兮，满怀忧伤。世上万事如此，原以为陷入绝地，岂料想柳暗花明，鲍德温就是这样的，他在返回码头的路上，恰巧遇到了方仪望。原来，方仪望自从被钱庄开除之后，丑名宣扬，在银钱业再难找到事儿做，他又不会做别的，又不愿到码头当苦力，想返回亳州吧，一没有路费，二没有颜面，只好贩卖一点点新鲜水果，聊作糊口。哦，你说的对，上海滩的闻人，那位有名的杜先生，也是贩卖水果起家的。由此看来，在上海滩走投无路之际，贩卖水果也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生意嘛。不过，当时方仪望还看不到这一步。两年来他每天都把“老包”骂上万遍，这时刻迎头一见，那情形难描难画，我哪里能讲得了。老侄儿，你要是在现场就好了。结果，鲍德温不仅当场连本带利还给方仪望几千美金，还领着他来到码头，大手一指，给了方仪望五船洋货。这五船洋货都是啥东西嘛，据说都是些土耳其地毯、法国呢绒、波尔多红酒、瑞士自鸣钟等等，这些玩意，当年在上海滩，可都是十分紧俏的洋货。

在咱们李庄的传说中，方仪望就是这样发财的，既有偶然性，也有必然性，就像神话一样，还带有传奇性。传说里的主人公一旦转了运，那可是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不想要的金子银子，都会自己长腿往家里跑。事实上也真是这样的。义助鲍德温，不仅让方仪望得到了金砌地、玉砌壁的回报，这件事还让他在上海滩扬名立万，成了一个仁义之士。不久，方仪望收购了亲戚家的丰盛钱庄，当然不是为了出口鸟气，而是当时上海金融市场发生了变化，公私银行业突起，丰盛钱庄经营维艰，幸好方仪望将之盘下，姓丰的远亲才能够保本还乡，在亳州当寓公养老，现在曹巷口那儿还有一片他家的地产，我住在亳州荣军院

那会儿，有了闲工夫，到那片老宅子上转过几次。咱们说方仪望以丰姓老钱庄为基础，开办了丰盛银行，接着还与鲍德温合伙办了利物浦还有卢士奇商行等等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名头也越来越响，生活也越来越腐化，和眼下一些鸟干部一个样。这一日，在堂子里和心爱的金钗小娘皮正行着事儿，老侄儿，你不要笑，好像你没和外甥子女人家行过事儿一般，忽地一个陌生人闯将上来，在门外先是请了安，接着自报家门，说自己姓王，是阜阳人，做绸缎贸易的，正与美国洋行做一笔大生意，洋行里需要个担保人，因为方爷您在美国人眼里最有信义，所以人家点名要方爷您担保。请方爷您看在同乡的面情上，成全则个。其时方仪望在小娘皮肚皮上方才得趣，忍不住嗯嗯两声。姓王的阜阳老乡以为方爷答应了，连声道了谢一径去了。不想，两个月之后，姓王的阜阳老乡找到公馆里来，送上一张大额银票，说是微薄红利，诚意敬上，还请方爷笑纳。说着话顺手递上利润清单，请方仪望方爷过目。方仪望这才明白过来，想想当时情况，不禁哑然失笑。这正像咱们李庄人常说的几句话，利来名显，名显利至，此言千年不谬，只要有钱何愁无名，只要有名了，想不到的财富也会无约而来。

方仪望在上海的故事繁多，凡此种种，到现在咱们也分不清孰真孰假。不过，但凡一个人发迹了，自然就会产生诸多传奇，产生诸多的噱头，有时候还会繁衍出诸多轶闻。其中有一则轶闻高入云端，咱们李庄爷们儿觉得过于传奇，都不敢相信，但老伯父我信以为真。我思前想后，也不知该不该讲出来。

啊，哈，好，就依老侄儿你的，暂且在这里讲出来，姑算作给方仪望脸上贴金了嘛。

这则比较特殊的轶闻，说的是中山先生，有一年到了上海滩，住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。现在咱们都知道了，这套花园洋房，是几个华侨见中山先生居住清苦，合资购买来赠与中山先生的。中山先生一到上海，就住在这里，除了先生的相识同仁往来问候，上海闻人富商也争相到这里拜望。中山先生和蔼可亲，对老朋友握手致礼，对新朋友

必问姓名，还要随手写下来，以加强记忆。咱们说的方仪望也是初见中山先生，一报姓名，中山先生微笑点头，说了一句：“仪而有望，当待之以理，请坐那厢。”当时宾客满座，纷纷和中山先生一番言谈，说的都是国家兴亡，民族复兴，甚为热烈。方仪望叨陪末座，插不上嘴嘛，终了别时，方仪望忽地灵机一动，婉转提请中山先生，可否将写有他名字的字条儿送他做个留念。中山先生当然微笑应允。当时，方仪望还不知道这张字条的全部价值，他只是一门心思地觉得，要是用中山先生的手迹影印成名片，在商朋贾友面前，那片儿景致，得有多重的分量嘛。这么一着迷，出了中山先生的寓所，方仪望赶紧就去做名片了。那时候，不像现在技术全面，现在做盒名片立等可取，分分钟就能拿到手，那时候比较麻烦，我亲力亲为过，旧时上海滩，做盒名片，相当费劲，比如像方仪望这样要用名人手迹做名片的，得先将手迹照相影印，再制成铜板，然后印刷，最后切割，一盒名片，通常需要三四天才能完成，加快的也得两天。所以，两天后，方仪望提早从银行下班，亲自前往那家灯箱匾牌名片制作店，取了一大盒名片，回到家里，心中兴奋可想而知，忍不住喊来管家共同欣赏。

方公馆的这个管家叫王西三，也是咱们亳州人。王西三本来是方仪望的姑表弟，但先前由于人隔两地，表兄弟之间往来很少，直到那一年方仪望回亳州娶亲时，在喜筵上见他办事利落，言语得当，所以偕同新婚妻子返回上海滩时，就把他也带上了。这个人物在咱们李庄的传说中也是个有名的，被称为方公馆的智多星。虽然提起方仪望咱们未必就能想起王西三，但说起王西三咱们准会想起方仪望。当时，管家王西三一见名片，自然是赞叹有加，忽然间，眉间一展，双眼一亮，给方仪望一个提示。他说，如果要是请中山先生写个银行名字，咱们制成匾牌挂在银行里，岂不更好？这“更好”二字含义丰富，都在王西三脸上明摆着，当然，方仪望一看就全明白了。

但是，方仪望再次商见中山先生时，已经没有那么方便了。因为时值段祺瑞破坏约法，中山先生正忙着准备前往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以

备再次北伐。老侄儿，这不是我瞎说，史书上有记载的。一时间诸多国会议员云集上海，甚至北洋舰队也一再通电表示响应，舰炮林立，泊在码头伺机出发。只是，中山先生财政支绌，没有南下经费，不能及时成行，这个时候，哪还有心情写啥牌匾嘛。方仪望打探到这个确切消息之后，马上当机立断，立时从银行里取了一袋子钞票，急切切送到了莫利爱路二十九号中山先生住所。真是恰恰巧极了，中山先生刚刚得到了资助，当时闻名上海滩的大富翁哈同那厮，差人刚刚把钱送到。这个犹太人资助了整整五大麻袋钞票，码放在客厅里，尚未开包点验。相形之下，方仪望的这一袋子钞票，只能算是锦上添花了。在这种场面之中，方仪望的心理变化如何，咱们可以想见。咱亳州人好讲面子，老侄儿你也知道，他面子上一时下不来，既没有了豪情，也没有了气焰，哪里还好意思再提请中山先生题写匾额这件小事。不过，说到底，咱们方仪望在上海滩也不是白混这些年的，面对这样尴尬局面，嘴上照样说了一番漂亮话：“仪望资历浅微，见识短薄，不敢妄谈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之大理，但先生南下护法，是替国家抚乱，让百姓安静，这样的大事，我帮不了大忙，只是尽些微薄之力而已。”孰料中山先生很是欣赏他这番言词，马上叫人写给收据，以便将来政府偿还。到了这个境地，方仪望哪里肯要啥收据嘛，决然表示，只要有助于先生成就革命大业，他完全是自愿无偿捐献，遑论收据。当时在场的伍先生、朱先生、唐先生、林先生，这几个中山先生的忠实挚友，无不动容起敬。中山先生更是高兴，告诉方仪望明天他便出发南下，待到革命成功之日，一定要给你们这些为革命大业做过贡献的人士颁发奖状，以表国民政府的谢忱。但是，从此以后，方仪望再没见过中山先生，包括五年之后，因陈炯明称兵作乱，中山先生回到上海滩，仍然住在莫利爱路二十九号，半年后才再次返回广州。这么长时间，方仪望居然没能再和中山先生见面，真是让咱们李庄老少百思不得其解，甚至不肯原谅他，一说起这事，相互打问，他去哪儿了，他去哪儿了嘛。

老侄儿，我这样讲行不行？

你说行，那咱们就这样讲下去。

后来有人将话儿传回来了，说是那时候方仪望人在北京，因为上海滩几个朋友要办个证券物品交易所，上了数次请呈条文，北洋政府拖拖拉拉，好几年不作处理，于是，几个老友以方仪望是在沪皖籍闻人为借口，特托他前往北京拜见段祺瑞。要知道，段祺瑞是皖系首脑，当时在北洋政府就他说了算嘛，老朋友们甚至责成方仪望，不谋成此事，就不要再回上海滩了。所以，方仪望失去了第二次见到中山先生的绝佳机会。咳，咳，老侄儿，这些历史烟尘缭绕，灰星儿乱飞，哪里是咱们李庄人能够弄得清说得明的。好在，咱们李庄人对历史事物向来烦做考究，不论事大事小，一律当做传说。我很欣赏这一点，管它鸟大鸟小，统统一弹弓了事嘛。

咱们说那方仪望，虽然没能第二次拜见中山先生，但是，用先生的手迹做的名片，照样给他的商业活动增加了不小的声誉，还给他的日常生活添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光彩。及至上海滩的报纸刊登了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的消息，方仪望手捧报纸，思前想后，不仅潸然泪下，一连数天不言不语。又过了多年之后，一个姓林的政府高官来到上海滩，敲锣打鼓，到了方公馆，向方仪望颁发奖状，以表彰他为国民政府早期的革命大业做过的贡献。多半天，方仪望才想起当年那一袋子钞票的事，方才认出这位姓林的高官，彼时就在现场。据说，这张奖状被精心装裱制成匾额，被高高挂在方仪望的藏宝室里。闲暇之时，方仪望这老家伙，坐在藏宝室里，通常是一边把玩自己的宝贝，一边观看这张奖状，一边在心里再三赞叹，大人物之所以是大人物，不在乎他能否一言九鼎，重要的是他能否一诺千金。

老侄儿，你知道的，不仅在咱们李庄，即便在咱们整个亳州，关于方仪望的传说也有很多很多。而且，即使同样一件事，各处说法也不尽相同，甚至自相矛盾之处比比皆是。比如他和中山先生的这些轶闻，只是仅仅在咱们这一带传播甚广，从来不见文字记载。老侄儿，你为了证实这些传说都是实有其事的历史，曾下了数年功夫，翻阅了无数与这段

历史时代相关的资料，也没有搜见过记载方仪望与中山先生这段传闻的只言片语。哈，你当然找不到了。老侄儿，我要告诉你，在咱们这一带，尤其是在咱们李庄，传闻与历史都不需要记载，这些东西就像高超的手艺一样，只要心口相传，就会活在咱们的记忆里。不管咋说，反正在咱们李庄，有关方仪望的传说都是真实的，字字均可铭刻，句句可入碑石。加上方仪望是咱们家的拐弯亲戚，再加上咱们李庄人特有的固执，咱们一定要坚持真理，凡是方仪望的故事，别处说法，不是盗版的，就是改编的，只有咱们李庄人说的才是正版的原著。咱们有方仪望的照片为证，还怕啥。要给人家讲理，如果说在没有见过方仪望真人之前，咱们李庄人的这种态度是蛮横的，那么，等到看见方仪望的照片之后，就得承认咱们李庄人态度蛮横，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嘛。

老侄儿，我这样讲行不行？

你说行，那咱们就这样讲下去。

咱们说那照片。

哦，哦，就是这张照片，你早先也见过。

这张黑白照片，照得相当漂亮。

方仪望的这张照片，是坐在藤椅上的半身像。那时候尽管样样落后，但是人人做事都特别细心讲究，你看这张照片，八九十年过去了，一点儿也没有褪色，照样可以看清方仪望两眼睛炯炯有神，这道浓密的短髭，就是嘴唇上的这道胡须，纤毫毕现，下巴则刮得一片青光，长眉细眼，两耳招风，一看就是个有福的贵人相。你看看，除了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，他的神态也比较平静，只是侧目斜视，不知在看啥，仿佛在观看山坡上一匹散步的白马，又好像观望草坪上喁喁私语的两只小鸟，也许他只是随意一瞥慢慢逝去的韶华时光。老侄儿，一看这张照片，我就忍不住要拽文，忍不住大耍诗人情怀，就像你老爹那个混球一样，一看见漂亮女人，一看见令人激动的事物，马上就得写上一大篇四六句儿。你看看，方仪望左手搭在椅子靠背上，食指和中指里还夹着一支雪茄烟尤其明显，连一缕烟雾也仿佛还在袅袅飘动，这衬

托得方仪望的视线更是渺远，使他所凝视的事物也更加神秘。不过，后来咱们李庄有人解释，说方仪望照这张相时，他的小女儿正在不远处给蚕宝宝采桑叶，好像他们看见了一样。他的小女儿，在咱们李庄的传说中，可谓是大名鼎鼎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但在这张照片上，谁也看不到她，以咱们李庄这些人贫乏的想象力，根本无法想象大小姐应当在这张照片里的哪个地方。是的，我喜欢把方公馆的千金称为大小姐，我一直都是这样称呼的。呀，这张照片是方公馆的大少爷方迈克照的，他拍这张照片时，我就在当场。我知道大小姐在哪儿，但我这会儿来不及说了，我要尿尿去。

哎哟，老侄儿，今儿就说到这儿吧。

我想尿尿去。哎哟，年纪大了，前列腺老化了，尿多。

好，先憋一会儿，再说几句吧。

在这张照片上，你看不出方仪望有多大岁数。说三十可能小了点，说六十也可以，说四十也有人相信。上海滩生活的人嘛，你搞不准他多大岁数。咱们先不管他多大岁数，反正，就像传说的那样，这时候的方仪望已是上海滩的闻人了，如果他愿意，把他和那些人们所熟知的大亨们相提并论，也不算为过，比如杜先生，事实上，方仪望和杜先生还真是好朋友嘛。咱们李庄的传说很奇怪，啥都说得像亲眼看见一样。比如，传说中的这时候，方仪望不需要像早年那样拼打，不管是在银行里，还是在家里，能让他操心的事体少之又少。他的大儿子方迈克留学归国多年，当时是上海滩有名的心理学家，除了开了一家心理咨询诊所，还时常到几个有名的学校里讲讲心理学。这在那时候，算是凤毛麟角的新潮职业了。他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是双胞胎，目前还在国外留学。这儿我要加个注脚，这对双胞胎，我只见过照片，从没见过本人。哦，他的那个在这张照片中看不见的小女儿，就是大小姐嘛，正在圣玛丽亚女校读书。那个学校，在当时可是妇孺皆知的女子贵族学校。让他最欣慰的是大儿媳妇，也就是我们李庄人嘴里的大表嫂，虽然专心于钻研金融经济学问，热心于公益事业，在自家银行也



没有担任任何职务，但在她的建议和督导下，丰盛银行业绩蒸蒸日上，虽然比不上几家“国”字号银行那样能得天时地利之便，但在很多私家银行里也算得上翘楚，实力与声望，直逼当时江浙财团的“南三行”。说起“南三行”，指的就是浙江兴业银行，浙江实业银行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，那在当时，可谓是响当当的。至于方公馆里的事情，更不用说了，千头万绪都有管家王西三嘛！

你看咱们李庄人，多有能耐，把人家的事儿全部掌握了。

既然人生状态如此完美，论说起来，方仪望大可以优游岁月，享清福做老爷了，可是，这想法与他几十年来拼搏奋斗养成的性格和习惯太不相符。他闲不下来，总觉得自己好像还有点儿想法没有实现。就像我一样，一百多岁了，还老是觉得有些事我还没做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方仪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：每天上午十点起床，洗漱完毕，喝下大半杯白开水之后，便在自家花园里踱步养神，到了十一点半，准时进餐厅吃一碗素面。老侄儿，我也想这样养生，只是，咱们一是没有那个条件，二是没有那个心性，更重要的是咱们没有汤鸣那样好的厨子。哦，对了，方仪望的这碗素面，是厨子汤鸣做的。汤鸣也是咱们亳州人，厨艺是祖传的，祖上是清廷御厨，至于汤鸣的手艺有多好，我咋夸他嘛，这碗素面方仪望方老爷每天午饭必吃无疑，吃了这么多年从不变样，这个就是最好的说明了。当然了，这碗素面要花多少工夫，要费多少食材，恐怕也只有厨子汤鸣心里清楚。

方仪望还有个习惯，吃过饭稍息片刻，趁机看完几份报纸。他最喜欢的那份报纸叫做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。虽然，他老人家会说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，和一些外国朋友也可以随意交谈，但这份英文报纸，除了两行英文刊名下边的那一行中文刊名外，他实在看不懂几个单词，差不多就像我一样，二十几个英文字母都认不清。不过，他喜欢端详报纸上那些印刷精美的中外图片，而且能从图片上猜测出与之相关的英文内容，等到了圈子里，和他的银行家朋友们交谈这些事时，他说得比报纸上报道的内容还要多，还要全面。由此可见，方仪望这个人

的想象能力和辨识能力实在过人。而且，那个时代哦，看英文报纸是有讲究的，表明了他们这类资本家的时尚和面子。因此，就像吃甘蔗把最甜的留到最后一样，方仪望总是把《密勒氏评论报》放到最后看。一看完这份报纸，恰好到了时间，外边小汽车喇叭就会嘀嘀一响，方仪望，方老爷，就会西装革履，拎着皮包走出来。大老远的，在公馆里跑腿的男佣双印儿，甩着两瓣子头，就已满脸带笑打开了车门。双印儿这个发型很是独特，就是现今儿俗称的“汉奸头”，电视剧里汉奸动不动也是这个发型，都是盲从，胡想胡推测，事实上在“一·二八”战事之前，上海滩的男青年就以此发型为时髦了。我这样说，手里当然也有过去的照片为证，过几天我找出来给你看看。说那方仪望上了汽车，双印儿笑脸依旧，轻轻把门关上，麻利地后退一步，双手一拢两瓣子头，还是拉着那么个笑脸，站在那儿等汽车开走。开车的司机老魏，四五十岁了，黑亮亮的脸颊，对人一笑露两酒窝，你说奇怪不奇怪。那时候在上海滩司机叫汽车夫嘛。老魏一见双印儿关上了车门，就会侧脸看一下方仪望，只待方仪望方老爷一点头，他便驾驶汽车向大门外驶去。汽车夫老魏是个厚道人，待人和善，因为是方仪望用的老人，所以有时候难免有点小架子，不说也罢。

咱们说那，方仪望每天出门时，都会给管家王西三交代一下去哪儿，即便偶有疏忽，管家王西三包括方公馆里人都都明白，老爷只要是西装革履坐汽车出去的，那多半是去银行理事的，或者是到洋行看生意，或是访见场面上的某个要紧角色，至多是到银联会员部开会去了。要是没有西装革履，也没有坐汽车，而是布鞋长衫独自出门，或者在门口拦辆黄包车，那就是逛街去了。这样子家人们也习以为常，知道老爷并不是有了逛街的闲情逸致，而是像那些微服私访的官员一样，他是去了解一下社会民情，打探一下世态状况，说不定能为自己生意上的新发展，寻找到某种机缘。虽然到如今也没有发现可以使自己的生意发生大改变的契机，但其中也的确获益良多。所以这么多年以来，方仪望的这个类似“微服私访”的习惯从未改变。